

CHINA

热血太行

全国拥军模范刘金凤传

桂恒新 董洪 著



CHINA

热血太行

——全国拥军模范刘金鱼传

桂恒彬 董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血太行:全国拥军模范刘金鱼传/桂恒彬,董民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8**

ISBN 7-5033-1287-4

**I.热… II.①桂… ②董… III.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841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02 千字 印数:1-6000

定价:25.00 元(平)

28.00 元(精)

引子

我在北京看了一个话剧《娲峪》，我被戏中的母亲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这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呢？《娲峪》轻轻地拉开了序幕……

巍巍太行山，绵延八百里。

金秋十月，这是崭新的时代，天上飞翔着和平鸽，科索沃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母亲静静地坐在山顶上，像一棵翠柏那样苍劲；眼望茫茫青山，她的耳旁仿佛又响起八路军的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山沟里结满了累累果实，这是她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开辟的一条经济沟，苹果葡萄熟了，花椒核桃似珍珠玛瑙般地挂在枝头，她的心醉了；这些年她走的是一条光明的路，没有人再敢抓她进监狱了；她想起了一位老人，太行人民难以忘怀的人，她的记忆和思绪伴着清风徐徐吹来——

那是大约在 1944 年的春季。

在滔滔清漳河畔的涉县赤岸村，抗战的时候住着刘邓大军。一天傍晚，从支前的队伍中走来一位年轻姑娘，她挎着竹篮子肩背红缨枪，笑吟吟对穿着灰制服的警卫士兵说，她想见一见八路军首长。在紫丁香盛开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院子里，嫣红

的霞光，照在一棵含苞欲放的红牡丹上，年轻姑娘见着了师长刘伯承，她说：“刘师长，这是我们妇救会向戎冠秀妈妈学习，做的一百双千层底，送给我的救命恩人八路军。”刘师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说：“俺叫刘金鱼！”刘师长哈哈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啊，鱼儿离不开水，瓜儿连着藤，咱们本是一家人咯！刘师长还给她讲延安的宝塔延河的水，姑娘的心里甜蜜蜜的；这时候邓小平政委走下阁楼，笑容满面地说：“你们的谈话真亲切呀，鱼水不分，瓜藤儿青青，小姑娘，我看你将来要成为戎冠秀式的拥军模范咯！”

年轻姑娘就是如今的刘大娘，那时候的阳光正照亮大地……

五十年过去，大娘怀念这些记忆：她是一首优美的诗，一支永恒的歌，一幅超越人生极限的光荣画卷！

目 录

引 子	1
-----------	---

上部 少女时代

第一章 银河遗梦	2
第二章 野岭呼唤	11
第三章 战斗里成长	34
第四章 染血的土地	51
第五章 无声的反抗	68
第六章 清漳河畔	90
第七章 解放的炮声	105

中部 青春年华

第八章 前线送军粮	123
第九章 漂亮女队长	140
第十章 妈妈的向往	165
第十一章 西戌风云	184
第十二章 监狱里斗争	202
第十三章 艰难时世	218

第十四章	春天的黎明·····	234
------	------------	-----

下部 人生岁月

第十五章	情系国防·····	256
第十六章	歌唱娲皇·····	277
第十七章	符山下希望·····	298
第十八章	桥头的霞光·····	329
第十九章	村支书荣誉·····	355
第二十章	啊！将军岭上·····	373
第二十一章	永远太行·····	393

上部 少女时代

我们用今人的目光来读母亲的历史。刘大娘十二岁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时候，就有八路军叔叔叫她金鱼同志；她十七岁就当妇救委员和妇女队长，组织妇女生产、支前、护理伤病员，腰间还挎着一支锃亮的小手枪哩，那时候的她是多么的美丽漂亮；但谁知道大娘的童年有多少苦难……

第一章 银河遗梦

大娘说，那支小手枪不是我的哩，是我的救命恩人八路军张区长的。我多么希望有一支小手枪，像张区长那样当个威武潇洒的女兵啊！但是……

大娘生于1927年11月23日，我们今人学习社会革命史，方知这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方才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她娘生下她的那个早晨，她的家乡银河井，就发生了一场血战。农民们举起大刀长矛，叫喊着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斗从黎明打到黄昏，有个叫韩王山的地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黑幕降临，她爹刘福林推开屋门，跪在奶奶面前，流着泪说：“娘，爹他们都战死了！”

那时候她娘看见奶奶站在门槛边，沉重地说了一句话：“细伢子，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按咱家老辈子的规矩，这个时候你不该回来，你应该在队伍打散的地方过夜！”爹流着泪愣在那里。奶奶又说，你要学着你爷爷你老老爷的样子活着，他们在通州八里桥和八国联军血战三天三夜，洋枪洋炮没有把他们吓倒！这是怎样的老老母亲啊，用我们今人思想简直不可思议。刘福林的心像敲了一记重锤，他擦干了眼泪，羞愧地走了。

那时候她娘王合女，怀抱着她没有吭声，她隔着窗户看着丈夫远去。她知道丈夫的软弱性格，娶亲之后他还尿炕，她对这桩

婚姻很不如意,但大山里的女子也就认命了。大娘说,她的娘那时才十七八岁,性格刚强,心地善良,她很爱美,穿着干净的蓝士林布褂子,头上常常戴一朵紫丁香花,她是大山里最漂亮的女子。丈夫就这样出走,她心里又有些不忍,她怀抱着女儿,追赶上丈夫,来到银河井鸳鸯喝水的地方,用瓦罐接了一罐水,对他说,喝口水再走吧!听娘的话,人活着要有骨气……

我和大娘同坐在北京的舞台下看《娲峪》,大娘说,这些都是银河井发生的往事了。银河井南蛟村是大娘的出生地,它留给大娘的是童年苦难中的许多记忆,有些悲壮也有些浪漫,生于斯长于斯的太行山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他们倔强的性格。太行山的形象是古人的脊梁,女娲的眼泪流出了滔滔的漳河水;历史毕竟很久远了,我们的今人很难说准了,但大娘的父亲是真的出走了,那次战斗也是确有的事,它起源于天门会起义,这在涉县都是有志可查的,山里的老人也记得天门会被“阎老西”剿灭的悲壮。大娘说,很多年以后,她也没有忘记敌人在鸳鸯崖下杀戮天门会首领的那个血色黄昏。

那时候的银河井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低矮的草屋散落在光秃秃的山洼里,四面大山包裹着,远远望去像是山洼里生长的灰蘑菇;那里满山是石头但没有炸药开采不易,出门是崎岖的山间小道,行路是山洪冲泻的深沟,鹅卵石铺就的巷道经过几百年的人畜踏行,磨出青玉之光。房屋都是土坯墙垒砌,像是牛棚或是难民营,肆虐的山风能把屋顶掀到空中,咆哮的山洪能在顷刻间把一座座茅屋冲得无影无踪。野狼和猪獾在夜间发出可怕的嗥叫,黄莺和画眉有时也会给山岭带来祥和的美景。深沉凝重的太行山像祖辈父兄宽阔胸膛,把这个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小山村拥进怀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被命名为银河井的地方,却空有其名,世世代代都缺水。

没有水吃这是太行山的惟一缺憾，生长在大山里的穷人视水如命。大娘的童年就是在把水当乳汁充饥的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她娘王合女在娘家村南寨给地主家推磨拉碾；我们今天的青年都不太知道地主是怎么一回事儿了，那家地主有人在外面做官，挣了钱回来买了几十亩地，雇了几个长工，有管家看着，地主家也就有一个老爷和太太在家，很富的地主娶的太太就多一些，三妻四妾都是有的，不过山里的地主都是小地主，没有那么腐化。大娘的母亲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只能挣一口饱饭，这里离银河井有五里路程，那天天空飘扬着银子似的小雪花，大娘的娘推碾旋转，忽然肚子疼起来，来不及回家，就在磨房里生下了一个小女娃，磨房外的雪花飘飘洒洒，漫山遍野像撒下鱼鳞片一样，妈妈就给女儿起名金鱼儿……

金鱼很小就离开了娘，娘要推磨，她的爹刘福林背着她在山上放羊，老天不下雨，山羊都渴得咩咩地叫，她的爹挑一担水要翻越十几里外的大山……

她的小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后象征！

金鱼会走路了，娘回来了，娘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山外背水，她跟着娘跑呀跑，翻过十几里路的一座东山，脚走肿了，刚缠上的裹脚布鲜血淋漓，她娘心疼地给她放了足，为了背水她没有再裹脚，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却产生了疑问，祖辈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很多年后，她的脚虽然比现代姑娘小了点，但她迈出的大脚印却让世人惊叹！

大娘回忆说，刘家的祖宗有一族原在辽州，就是今天的左权县上武里桐峪村，大约在宋末元初迁往黎城县平贤乡偏城里。到清代，偏城刘姓成为黎、涉两县有名的大户，那时候有偏城刘的声誉；另一祖刘文举，原籍洪洞县，戏曲《女起解》里苏三的老家。明初迁居庄上，后成为大族，支派外迁。到清代，又有刘姓

自武安刘家庄等地迁来，像印第安人星星点点散居在山洼里。是啊，中华民族几千年，这里搬到那里，那里搬到这里，哪里能生存就往哪里搬都是有的。

银河井建村大约在康熙年间，传说有一个穿着麻布粗衣的小伙子在太行山放羊，他站在女娲补天的地方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美丽的晚霞像嫦娥舞动彩练，成群结队的鸳鸯在山涧喝水嬉戏，巍峨磅礴的山岭似雄鹰展开翅膀，耸立于悬崖峭壁之上的娲皇宫放射出烁烁金光。于是，他在这里搭起窝棚，圈羊放牧，过起了刀耕火种般的生活。这里便是银河井，身着布衣的年轻人便是大娘的祖辈。

我也悟出《娲峪》的作者也许是看到了这样一种辉煌景象而勾起写这部大戏念头的吧？！

大娘的祖先认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他也没想到没有水；他分明是看到无数只鸳鸯在山涧喝水，待他娶妻养子举家迁徙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全家用一只瓦罐接水，一天可接一灌水。斗转星移，村中人口日益繁衍，那个鸳鸯喝水的地方，嘀嗒出的水却只够一只鸳鸯喝的了。大娘的祖先断定这里地下有水，他们到娲皇宫烧香拜了菩萨，山里人那时候信神，回来后又在银河井的山神庙里上了供，然后搭起井架，用钢钎和铁锤敲敲打打，七百四十九个夜晚，男人打井，女人送饭，打出的碎石堆起一座小山，祖辈们梦见那只鸳鸯变成了一条银河，但这只是梦想，虽然他们给村子命名银河井，一代一代的人仍然打井不止，也没有打出一滴水来，村民只能祈求天上的雨水饮用，天旱时节，兵荒马乱的日月，村民们没有水喝流的只是泪水。

大娘的祖先打井的时候，碰到一伙头裹红巾的农民队伍从山里路过，他们到娲皇宫朝拜了女娲娘娘，现在集结起来去和侵略者拼杀，八国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和清兵作战，清军首领曾格林

沁的战马没有抵挡住敌人的坚船利炮，侵略者焚烧了圆明园，又在蹂躏华北平原。大娘的祖辈们发一声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弟兄们，并不打了，跟着红巾军打洋鬼子去！”最后，上前线的人全部战死，一匹白龙驹战马把大娘的祖辈拖回家乡，乡亲们把他葬在鸞喝井旁，立一块银河祖碑，与日月同辉。

这些传说充满着太行山人的刚强豪气，但也说明了中国老百姓总是多灾多难，赶走了强盗，又发生了军阀混战。早在大娘出生之前，太行山就发生过两次直奉大战，各派军阀纷纷向老百姓拉丁派夫，催粮逼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趁机敲诈勒索，残酷剥削，匪患群起，再加上水旱灾年，民不聊生，人人挣扎在死亡边缘。距离银河井不远的山那边有个合漳村，有一个叫冯贵德的人，家遭战火焚烧，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的邻居是一户大地主，过着“朱门酒肉臭”的生活，还强霸了他家的房基地。他到约所告状，因无钱送礼，反被判罪受到重重的罚款，迫使他卖地逃荒，上山放羊。这一天，碰到一个穷秀才叫冯宝三，他的妻子有几分秀色，被村中恶霸看中，恶霸打瘸了他的腿抢去了他的妻子，他离井抛乡流浪在外，两个人听说一山之隔的河南林县有个天门会，劫富济贫，专为天下穷苦人办事。他们秘密串联几个村庄，率领受尽欺压的劳苦大众投奔林县。天门会首领姓韩，人们都叫他韩首领，那首领是热情地接纳，任命冯贵德为武传师，冯宝三为文传师，并授给“天门大会保家园”杏黄旗一面。他们从林县满载而归，立即在合漳村竖旗设坛传道，提出农民种地不缴租纳税的口号，附近村民纷纷入会，会员发展到五百余众。天门会组织会员打了东达、原曲两个村约所，并在合漳村设约所，贫民告状，免交诉讼费；凡欺压百姓，不孝善者，都严加制裁。武安冶陶有邢氏兄弟二人，含冤告状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合漳约所为他们伸张正义，将恶霸地主绳之以法。其兄弟俩深为感激，在关

防村为冯贵德立碑两座。从此到合漳入会的民众蜂拥而至，会员很快增加到两千余众，每人均有长矛、砍刀、红缨枪，成为一支气势磅礴的农民武装。这时候奉系军阀一个大队窜入涉县，盘踞县城一带，大肆勒索粮款，欺压百姓。冯贵德率天门会包围县城，与奉军展开激战，后在林县天门会增援下打跑了奉军并占领了县城。之后，统一会员服装，建立军队，冯贵德任团长，团部设在考院。天门会在河南店设立税卡供军需，向各地地主、恶霸派款，增加军费开支。并在各地设香坛，建起炉灶，制造枪支弹药，炉火熊熊，操练呐喊，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控制了全县各级政权。天门会还组织了一个地方剧团，演的是豫剧《王宝钏》，王小姐不嫌贫爱富，薛平贵为国征西的故事，宣传群众起来造反，风雷激荡太行山，后来天门会失败，但许多老人都记得他们演戏。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向革命者举起屠刀，中国共产党坚贞不屈，朱毛上井冈山，燃起武装革命熊熊烈火！这一年的冬天，共产党人秘密介入天门会，并发动林、涉、磁三县天门会三次与奉军作战，将奉军驻岳城骑兵第六旅的两个营击溃。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天门会更加朝气蓬勃，为改变涉县贫穷落后，交通不变的状况，在涉县修路架桥，引水打井。林旺至西达中间有一道山岭，叫凉岭，是三县交界的咽喉之道，虽有一条小路，人畜行走艰难，天门会决定从凉岭脚下钻洞，由于当时缺少炸药，工具简陋，没能够打通。最后决定加宽小路，通过天门会的百般努力，凉岭上的山路由羊肠小道变为一条盘山路，还把五座小桥换成平板桥，为修建玉露岭大道，冯贵德带头捐款，天门会从上到下纷纷解囊，建成一条弯曲九盘青石大道。

山外的熊熊烈火很快烧到银河井，这里距离涉县城东十五公里，距井店镇八公里，三面大山一条通道组成一道天然屏障。

这里有南蛟、北蛟两个自然村，都没有水喝，只是涧水还在长年累月地滴落，成群的莺雀在山崖飞舞饮水嬉戏，虽有传说那里的水源只够莺雀喝的，但村民们盼水心切，仍然聚众在涧下打井。有一天，山那边来了一个风水先生，带来一个壮年打井队，风水先生说他们就是帮助穷人的天门会，一定要把莺喝井变成银河井，大娘的爷爷被他们感动了，于是率全村壮年加入天门会。

天门会的兴起，使各地土匪闻风丧胆，四方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过上了安宁生活。由于惩恶霸、捐大户，削弱了地主老财的利益，这些人便组织了一个长枪会，在国民党匪军的支持下，围剿天门会。

大娘周岁那年，天门会进入偏城，摧毁了偏城反动区公所。就在那个夜晚，天门会与长枪会在偏城决一死战。国民党政府派山西阎锡山晋军剿杀偏城地区的天门会；又派陕军高桂滋来涉县剿灭天门会。高桂滋率部到涉县后，扎营于城外龙岗山周围，与天门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迅速占领县城之后，顺河南店、茨村、庄上、胡峪、井店方向紧紧追击，冯贵德率天门会义军退至韩王山，凭险阻击，高桂滋久攻不下，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攻打韩王山；一路从更乐、庞西、小车、连泉、井店方向抄其后路。这天黄昏，满天的莺雀在空中鸣叫，大娘的爷爷刘振奇和三个儿子正在山上打井，妻子王氏领闺女儿媳妇往山上送饭，只见狼烟滚滚，人喊马嘶：“围剿军来了！”人们放下手中的打井家什，拿起长枪土炮上了韩王山，传说这山是大将军韩信屯兵作战的地方，山险壁陡，一次敌兵追赶韩信，天将傍晚，一块块巨石从天而降，打得敌兵人仰马翻。第二天老百姓还看见那些石块，而且每一块巨石上都写着韩王二字，却不见韩信部队的踪影，人们传说这是神兵天降，为仰慕大将军韩信的威武雄壮，人们在山上垒起一座小庙，命此山为韩王山。

起义军据守顽抗，敌人的大炮猛轰韩王山顶，接着长枪会和围剿军冲上了山，天门会腹背受敌，双方进行肉搏，终因众寡悬殊，败逃林县。大娘的爹刘福林目睹了那个惨烈情景，他躲在一个山崖后面，才留住性命。当他被母亲视为懦弱，拒之门外的時候，他决心到新的战场去洗礼灵魂。

大娘五岁那年冬天，她记得爹深夜而归。爹对她娘说，那个黑夜他重回韩王山，在山谷中找到了义军冯首领，他的腿受了伤，怕敌人再来搜查，她爹扶着冯首领爬到山里，整整八天他们没吃过一顿饭，只好采野果充饥，有时在山坡上遇到老百姓的山药蛋地，他们使用手刨出来一些，连土带泥吃它一顿，冯首领身上背着洋钱，临走时，埋块洋钱在地里。

有一天，他们在深山里看见一个从镇子上采谷子回来的老乡，在山脚下路过，他们见四下没别的人，便把他拦住了，向他买些谷子。他一看是冯首领，又看他们面黄肌瘦，人不人鬼不鬼的那个样，便哭了。他把挑的一斗谷子全送给了他们，不知从那儿找来一口锈锅，他们把一斗谷子全煮上。那顿饭他们一口气吃掉五升小米，剩下的就脱下褂子，包了起来，留在路上吃。那时天气热，饭哪能隔夜，馊得又臭又酸，有半寸长的绿毛，但为了不断掉口中这口气，还舍不得一次吃净它。那时候冯首领想重组人马，学习井冈山朱毛的办法，上山打游击，这时一共集合了二三十人，都是能打能跑的，每人身上一杆步枪，十几发子弹，组成一支小游击队。可这时国民党军采取封山清剿的办法，又是冬天，没有一点吃的，冯首领只好让队伍散了，让大家各处逃生去吧。这时候大娘的爹刘福林已经坚强了许多，但是敌人到处抓人，他怕连累家人，只好乘黑夜又逃走了。大娘的娘这一次流了泪，她把丈夫送到门口，向他怀里塞了一双绣着刘福林三个字的麻线鞋说，不要忘了我们……我等着你回来！大娘六岁那年，她

的娘又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大娘的惟一弟弟刘怀廷。

民国 21 年，也就是 1932 年，春大旱，夏大雹，禾苗、果树尽毁。

1 月 6 日，国民党匪军挨村串户敲锣呐喊：“天门会起义军全军覆没，其首领押解韩王山斩头示众。”这就是大娘多少年都没有忘记的，她的娘带着她去看国民党匪军杀戮天门会首领的那个血色黄昏。

这是发生在银河井的第一次砍头示众，后来的人把那个杀人的地方叫杀人凹，我们今人看到的那里是一片果林。那天，成群的黄莺在空中飞舞，黑压压的军人荷枪实弹。那人被五花大绑在一棵银杏树下，敌人扒光了他的衣裳，用大砍刀剖开了他的胸膛，一股热血喷涌而出，似太阳般火红，那个人高昂着头颅，鲜血淋淋，口吐豪言：“头掉下来不过碗大个疤，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当《娲峪》天幕上出现大暴雨时，我看见了看戏的刘金鱼大娘眼睛里闪烁着泪光。